

脱色

一个男人的净化史

老云 著

The History of a Man's Purification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脱色

一个男人的净化史

老云 著



The History of a Man's Purificatio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脱色 / 老云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061-5

I. ①脱…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5447 号

书 名 脱色

著 者 老 云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061-5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若以色见我

丁捷

如果要向西方人讲解中国古代公职人员的身份定义，他们一定会听得头疼欲裂。因为中国古代吃皇粮的要员，除了政治身份之外，往往还兼有文人的身份，这在西方人看来是有些纠结的。“士大夫”的英文翻译是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in feudal China)，或者是Scholar-officials。可以看到，这其中包含了学者和政府官员两重身份的结合，这是世界政治史中独有的现象。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无不揶揄地说到，在古代中国，好像诗写得好就能够做官。

中国几千年历史中，还特别以“文以载道”这样的社会规则为荣。也正因为这个，自古以来，我们就有着很多描写政场的文学作品，古代更多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歌赋，也多出自官员之手。最早从《诗经》的《硕鼠》开始，到《左传》与《史记》，都有着大量的篇目。到了魏晋的志怪小说，这种文体算是已经有了典型的文学风格和成熟的叙述模式。明清之时，这一类政务场名利场的文学作品空前繁荣，比如冯梦龙的《三言二拍》，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官场现形记》，曾朴《孽海花》等等，都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品。直到当

下，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老云写作，让我产生了以上浮想。他的《脱色》所涉及的题材也以政务场，或者说泛泛一些就是职场为主。从部队转业以后，老云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或多或少，把个人的命运感悟，灌输到作品中以塑造逼近现实、逼近心灵的形象。读完他的《脱色》，凸显给我的印象是，这部小说在塑造的人物形象上，与传统类似题材的小说，还是大有不同的。《脱色》主人公希言身上，除了实干的才能和对职业环境的理解与适应之外，还兼有一种霸气侧漏或者说是一种天真的孩童气质，这使得他的很多对手都拿他没辙。

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下一种新的公务姿态，即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公私两非”现象。他们能够处于庙堂之上，又葆有一颗江湖之心，身为当局者，却有着局外人的视角和心理。所以，无论权力更迭和动荡，他们始终能够临阵不乱，冷静地处理所遇到的麻烦。同时，他们的心态，比起传统官僚也更放松。读者们甚至可以猜想到，万一他们前途受阻，被迫砸了铁饭碗，也不用像古人一样流落街头，需要加入丐帮才能生存。社会的空间，已经足够大，大到他们能够从容地谋划和开辟另一段人生道路。职业嘛，那个长这个员，也只是一个暂时为国家租用的身份，以便于定位一个工作的角色。这种角色到底有多少趣味呢？角色者自身会觉得单调无趣，倘若作家再盯着这么一个租用身份，拼命地写，敲烂键盘恐怕也写不出什么精彩文章。

好在，作家没有那么死脑筋。如今一个人也可以有着很多重的身份，比如小说中的希言，是一名政府官员，也是一名父亲，更是好几个女人眼中难以割舍的情人。作为一个“人”的形象之后，才是职业的形象。这既是《脱色》的精彩之处，也是作家塑造人物的聪敏之处。

佛典常言“色”，其释义有多种。比如《心经》有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字的大意是物质现象；而《无量寿经》中所言“眇眇细色”，则意为女子皮相。不得不说，《脱色》的色字意蕴也尤为深广。作为一部内部空间绵延的长篇小说，老云在描述主人公希言的命运时，也在对文学之外的社会空间进行定义和注解，回归到了“色”字。精致的叙述背后，这种艺术上的钩沉，乃小说魅力的出血点。

主人公希言作为一名转业军人，历经三次婚姻和多位爱慕者，在“戏色”之中跌宕沉浮。他所面临的女子，有的相貌美艳如蓝珊，有的情深不悔如小琳，也有浑身市井气的蛮婆朱彩霞之类。可到最后，当他面对杨好苏的追问时，他回答“我觉得我已经爱过了，但是我又不知道那是不是爱，所以现在没有爱了，好像也不需要了”，正见其心。而在职场上，他能力出众，前路亨通，后步宽宏。他刚转业就受到了领导的赏识，接着又成功地引进了几个大项目，一番踌躇满志，一番春风得意，但走着走着，就遁入虚空。

希言最后的命运结局，是他一无所有。而经过一番颠簸的一无所有，跟来时的一无所有，是完全不同的一无所有。从希望出发，在希望与失望交错中前行，以绝望告终。在权利斗争中，人物的命运随时都可能被颠覆，但铁定的规律是，没有绝对赢家。权利场就是罗马角斗场，即便你有非常强壮的优势，但是一些不可预测的凶险和新生力量，还是会把你某个时刻干倒，个人无法掌控是铁定的真理。而爱情有点不一样，爱情常让人后知后觉，甚至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一片朦胧，得失之后，你未必觉得这就是得失，或者这真的就是我们世俗观中的得失。

人生无常，爱情更无形无态，要下一个定义都不可能，全靠两个趣味多变的肉体和精神浮游的心灵，来搅合和论证，真是玄而又玄，幻而

又幻。这人间的两种“色”，谁能完美地占有，又有谁能绝顶巧妙地解脱？所谓脱色，当然是一种高难度的走钢丝动作。把这个动作的系系列列，如此精彩地刻画出来，需要犀利的生活眼和老辣的人生心。老云让我刮目相看。

小说中人物众多，以希言转业后在开发区招商局的经历作为主线，而庞杂的人物背景和其他人物的设定都在这条主线下慢慢浮出，层层推开，步步精彩。老云的思路也特别清晰，叙述手法多样，每次的倒叙都是一段色彩浓厚的回忆。在那些记忆中始终停留的，是希言对人生的眷恋和爱，更多的其实是对人生的疑惑与不解。小说中也掺杂了大量日常活动的描写，诸如书法与泡澡等等。这些社会生活图景在小说中的展开，成为一幅市民生活的忧乐图景，呈现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小说功能，同样也体现了作家被维扬地域文化喂养成长的痕迹。

2014年12月17日 于南京

楔 子

希言用十年的寂寞悟出了四个字：烟如女人。

有人点了半天没点着；

有人点着了又自己灭了；

有人点着了，拼命吸，一口舍不得浪费；

有人点上吸一口就撂着了；

有人看着手中的烟头，不停地弹着烟灰；

有人不着急点，拿在手里慢慢把玩；

有人吸上几口就掐灭了；

有戒了的；

还有戒了又抽的……

目 录

序 | 001

若以色见我 丁捷

楔子 | 001

第一章 冬去春来 | 001

人生总是不停地开始，宛如四季的交替……

（一）浅黄色的旅途 | 001

（二）石榴红的房间 | 005

（三）苔藓绿的古城 | 008

（四）鱗鱼青的主任 | 012

（五）牡蛎白的彩霞 | 016

（六）胭脂红的好苏 | 020

（七）日光黄的宾馆 | 023

（八）丁香紫的文案 | 027

第二章 桂馥兰香 | 031

理性的停顿往往在感性的冲动之后……

（九）军绿色的哥们 | 031

（十）嫩绿色的早春 | 035

（十一）玄青色的一霸 | 038

（十二）殷红色的小琳 | 043

（十三）琥珀色的创意 | 046

（十四）宝石蓝的蓝姗 | 049

- (十五) 珊瑚色的琴岛 | 053
- (十六) 浅蓝色的跳蛋 | 057
- (十七) 玛瑙红的香车 | 061
- (十八) 黑白间的瑜伽 | 065
- (十九) 雾灰色的背影 | 069

第三章 添枝接叶 | 074

自信让人少了些许害怕，但是多了好多后怕……

- (二十) 象牙白的玉坠 | 074
- (二十一) 红白蓝的情愫 | 077
- (二十二) 暗肉色的夜晚 | 081
- (二十三) 碳黑色的印象 | 084
- (二十四) 七彩虹的书展 | 087
- (二十五) 警察蓝的傲慢 | 091
- (二十六) 卡其色的滑稽 | 094
- (二十七) 天蓝色的决定 | 099

第四章 秋收冬藏 | 103

爱不是双手紧握，而是心与心的牵扯……

- (二十八) 暗灰色的婚姻 | 103
- (二十九) 青白色的开局 | 107
- (三十) 淡黄色的尴尬 | 111
- (三十一) 深紫色的证书 | 114
- (三十二) 乌云黯的电话 | 118
- (三十三) 铁青色的心情 | 122
- (三十四) 月牙白的短裙 | 126
- (三十五) 鱼肚白的前景 | 130
- (三十六) 粉红色的回忆 | 134
- (三十七) 桃红色的旅程 | 138

- (三十八) 樱草色的溪溪 | 142
- (三十九) 晚霞红的山顶 | 146
- (四十) 孔雀蓝的内衣 | 151

第五章 云迷雾锁 | 155

雾里看花，花不一定是花，雾肯定是雾……

- (四十一) 暗红色的春节 | 155
- (四十二) 毛豆青的家趣 | 159
- (四十三) 古铜色的老薛 | 164
- (四十四) 尘土黄的岁月 | 168
- (四十五) 暖色调的纸条 | 172
- (四十六) 冷色调的窗台 | 176
- (四十七) 暗黑色的协议 | 180
- (四十八) 蔚蓝色的大姐 | 184
- (四十九) 黑漆漆的怪圈 | 188
- (五十) 丹砂色的诚信 | 192

第六章 惨雨酸风 | 196

男人把性事当成一场战斗，女人则当成一场战役……

- (五十一) 雪白色的病房 | 196
- (五十二) 莲藕色的关爱 | 200
- (五十三) 青紫色的发飙 | 204
- (五十四) 菊花纹的自力 | 208
- (五十五) 香槟色的邱叶 | 212
- (五十六) 阳春雪的茶馆 | 217
- (五十七) 松香黄的照片 | 220
- (五十八) 金灿灿的星星 | 223
- (五十九) 高粱橙的敏仪 | 226
- (六十) 煞白色的故事 | 231

(六十一) 昏昏暗的小楼 | 235

第七章 寒冬暖阳 | 240

道德的瞌睡，给了情感跨越的机会……

(六十二) 芦苇黄的江边 | 240

(六十三) 黛青色的老宅 | 246

(六十四) 惨白色的哀号 | 249

(六十五) 烟雨色的交错 | 254

(六十六) 紫红色的事件 | 259

(六十七) 鹅黄色的计划 | 263

(六十八) 不同色的袜子 | 266

(六十九) 乳白色的尼桑 | 270

(七十) 猩红色的推理 | 274

第八章 血红雪白 | 278

爱深，深在后，情真，真在前。

(七十一) 雌黄色的义举 | 278

(七十二) 杜鹃红的燕子 | 282

(七十三) 晶莹莹的泪水 | 285

(七十四) 灰蒙蒙的境地 | 290

(七十五) 残阳色的沉降 | 293

(七十六) 蝴蝶蓝的女人 | 297

(七十七) 云雾白的较量 | 301

(七十八) 银闪闪的点点 | 305

(七十九) 黑金沙的烈女 | 309

(八十) 天使白的秘密 | 313

(八十一) 土黄色的归属 | 317

(八十二) 明朗朗的乾坤 | 321

第一章 冬去春来

人生总是不停地开始，宛如四季的交替……

（一）浅黄色的旅途

二〇〇一年的冬天有点冷。

天，阴沉着；地，紧绷着。

希言出门的时候习惯性地摸了摸风纪扣，这才想起来早已脱了军装。和邱叶约的是晚上八点，看看时间还早，他决定散步过去。

清冷的风裹着炸臭豆腐干的味道，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家乡气息。昀州待了十八年，陇城待了二十二年，他自己都说不清该算哪儿的人了。转业回到昀州的这段日子，他试图把以前的一些关系重新拣起来，但是都已生疏了。倒是邱叶没有忘了他，每次从日本回来都要给希言打个电话，只要希言在家，就会约出去喝杯咖啡，然后聊一些早就聊过的话题。

话题虽然老了，但每次都能聊出不同的感受。希言发现，随着她在国外时间越来越长，她的一些感受也越来越接近人之本性，就冲这一点，希言老是喜欢旧话重提。

记得上高中的时候，两个人一前一后的座位。希言个子高腿长，常常不注意就从座位下面把脚伸到前面去了。开始邱叶躲着，后来用脚碰碰他，再后来就用脚踩着他的脚……邱叶当时扎了个辫子，稍不留神就把辫子甩到希言桌子上了。开始希言让着，后来用笔拨拉到一边，再后来就用手拽了……

有一次考英语，希言好多题目不会。监考老师一转身，希言就伸长了脖

子……邱叶感觉到贼一样的目光，用手捂上了。这时座位下面的两只脚在晃，后面的辫子在摇……她犹豫了一会，然后靠在椅背上，竖起了手里的试卷……

这件事希言一直忘不了，每次见到邱叶都要感谢她。邱叶开始是这么说的，是吗？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后来说，我在复查试卷，又不是给你看的。再后来改口了，哼，还好意思呢，可怜兮兮的……

老树咖啡坐落在古运河畔，进门就能感受到一种富丽和典雅。青石皮堆砌的墙裙、大理石的桌面、墨绿色的布艺沙发可能太过凝重，设计者在米黄色的文化石墙壁上挂了一些木质相框，再用射灯一照，整个大厅显得温馨浪漫而富有艺术气息。希言选了一个角落的位置，这里不受钢琴声的打扰，相对比较静谧。刚坐下邱叶也到了。

“一杯巴西，你呢？”

“卡布奇诺。”

邱叶发福了，以前的线条淡化了，膨胀的身体用一身宽松的外套遮掩着。皮肤还是很白，一看就保养得非常好，像鲁豫一样的短发，一笑起来，眼睛下面两个笑涡，说起话来依然爱脸红。

“听说你又离了？”

“我现在是一个人。听说你现在是三个人？”希言对面的那张脸又红了。

“你说我老公这么长时间一个人在家，怎么就不找个情人呢？”

“老婆盼老公找情人，嗨，稀奇。”

“说到底我是自私的，我希望他找一个，这样我心里能平衡一点。他不同意离，自己也不找，你说世上怎么还有这样的男人。”看得出来，她真的很郁闷。

“你对于他来说就是已婚的一个象征，也许他就需要已婚这两个字。而你却需要离婚这两个字，说说你日本的那位吧。”

“我什么事都瞒不过你，不过我也不想瞒你，因为你和田彦城一一样，怎么说呢，就是在一起很有感觉的那种男人……”

“田彦城一？”

“嗯，我现在的那位。他有老婆，有儿女，有自己的事业。早年在丰

野公司做过中层，现在上海丰野的老总以前是他的部下。他从丰野出来以后，经营着几家祖传的连锁药店。他喜欢中国，喜欢上海，喜欢中国的书法，喜欢中国的戏曲……”

“还喜欢中国的女人。”希言这么一插话，邱叶笑了，幸福感是掩饰不住的。

克莱德曼的《星空》让飘着咖啡香的空间里增添了一种浪漫的气息，梦幻而悠扬的旋律仿佛秋的韵脚，夜的写意。写满故事的枫叶，飘落在静静流淌的小河里，游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是十几年前的夏末秋初。希言在部队生产经营办工作，简单说就是穿着军装下海。邱叶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物资公司。南阳产大理石，邱叶他们公司想倒一批石材，就让她先去了解一下行情。邱叶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南阳更没有熟人，她一下子就想到了希言。希言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如果部队和他们单位一起做，岂不相得益彰？于是跟领导一汇报，领导立马就同意了。

那个时候的交通远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两个人到了郑州天已黑了，本想第二天坐火车走的，结果广场停了一辆大客，前挡风玻璃上插了一块很大的标牌，写着两个大字“南阳”。有人过来招呼：“就差两位，坐满就开。”

其实车里早就满了，剩下所谓的两个位置，是前面靠在发动机旁边侧放的一排长凳子。希言掉头就想走，邱叶一把拽住他，“算了，克服一下吧。”希言把行李放好，然后飞快地跑到商店买了一点饮料食品，等他上车一看，他的位置让一个抱小孩的女人给坐了，希言只好坐在邱叶对面的引擎盖上。车终于开动了，就在快出城的时候，路边有人招手，结果又上来十几个扛着铺盖卷的。希言只记得他和邱叶膝盖顶着膝盖坐着，周围被挤得没有一点点空间。

车在夜色里很吃力地爬行，发动机发出有节律的轰鸣，催人欲睡。邱叶也随着车的颠簸进入了梦乡。希言还是第一次离她这么近，她的头发有点凌乱，在忽明忽暗的车灯下，依稀可以看出她的妩媚。也许是两个胳膊抱在胸前的原因，她的峰线突起着，粉红的短袖衬衣紧裹着她的一对骄傲，在希言的眼前均匀地起伏。她穿了一条浅色的紧身裤，修长的腿勾出

两条柔美的弧线，两条弧线在希言的想象中相交……

“喂！喂！想什么呢？”邱叶搅着杯里的泡沫牛奶问他。

“我们去南阳的时候，你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呀。”

“啊？”

“啊什么？你那时候怎么没问我？”

车厢里混浊不堪的气味从关不严的车窗吹走了，车子在做匀速运动，引擎盖上的热量和堆在身边的那些铺盖卷让希言置身于一个温暖而相对封闭的空间，这让他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满足。看似最糟糕的位置，其实并不糟糕，不争不抢不挑不捡有时候并不一定就吃亏。刻意而为之，必然会计较得失，至少会自责曾经刻意的选择，因为谁也没有走过未走的另一条路，所以只能且行且看且牢骚。

随着车子的摇晃颠簸，希言的屁股顺着弧型的引擎盖慢慢下滑，他不想改变这种已经适应而又惬意的睡姿，他用一只胳膊撑着下滑的身体，将自己赖在不断袭来的睡意里。引擎的热量从他的屁股传递到他的下体，他的膝盖……他有一种猛地刹住自行车，两脚着地，裆下夹着坐垫的胀痛感，而他的膝盖却又如坐垫一般，被包夹着，一种湿热的感觉渐渐反射回来……他在混沌和僵硬中慢慢睁开眼，随即，又闭上了。他撑着近乎麻木的身体，让僵硬保持着，因为，不知什么时候，邱叶的腿已搁在他两腿之间，而他的膝盖正好顶在她弧线相交的地方……

“服务生，请给我们再续一杯。”

“同学当中我们俩接触得最早，也接触得最多，可大家期盼的故事一点都没有，我也觉得蛮奇怪的。”邱叶有意无意来了这么一句。

“唉！原以为好饭给人留了，结果，没人。后来听说你要离婚，心想好饭不怕晚，没想到又被鬼子吃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希言这么一喊，邻座的一对投来诧异的眼光。“哈哈哈哈哈……”邱叶笑得趴在了

桌上，两个球被压成了饼。

“不能笑了，受不了了。”邱叶拍拍自己的心口，两块饼又变成了球。

“我有事找你帮忙。”希言知道她要谈正事了。

“说吧，我正在家闲着呢，一定效劳。”

“求你一幅字，是为田彦城一求的。他非常喜欢书法。”

“这个没问题。”

“还有，我有个日本朋友叫植木，是做殡葬礼仪的，在京都开了好多吊唁厅了，他想在上海做他现在的业务，你有没有熟人可以帮忙？因为这方面中国政府管得很严，没有民政部门的认可根本进不来。”

“他是不是想参与各殡仪馆，做殡葬礼仪的一部分？”

“就是这个意思。”

“关系是有，但可能性很小。”希言从内心来说还是不想帮日本人的忙。

“植木是个很讲信誉的人，也是日本的左翼，他不会让你白白为他做事的。如果你肯去上海，不管成败，一天付你一万日元。”

“一万日元是多少？”希言问。

“折合人民币七百多一点吧。”

“这事没有一两个月恐怕办不好。”

“哈哈……你注意点国际影响好不好……”

（二）石榴红的房间

在希言的眼里，上海是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喷洒着刺鼻的香水，让人猛地一嗅，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其实描述上海也很简单，三句话就可以概括：左边是楼右边是楼；前面是车后面是车；下面是路上面还是路。

见到植木和他的精算师藤原的时候，希言感觉这两人就是被俘虏的日本鬼子。他们不停地鞠躬，希言仿佛是一个八路军团长。邱叶为了缓和气氛，用日语告诉植木，中国军人经过特殊的训练，一般是不随便笑的。她这么一扯，希言笑了，两个“鬼子”立马自如了许多。他让老同学告诉二位，他答应的事会尽全力去做，但是不保证成功。

接下来的几天，希言通过关系找到了有关领导，领着他们上午一家殡